

国别与地区

普京能源外交战略评析

毕洪业 杨辉

[摘要] 新世纪以来,在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持续攀升且震荡不定,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普京积极通过推行能源外交来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加快重新崛起的步伐。正是凭借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强大的生产能力,俄罗斯开始重新成为全球能源乃至国际政治领域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能源战略; 能源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8)01-0067-72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持续攀升且震荡不定,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普京在重新恢复国家对能源战略资源控制的基础上,将能源作为加快经济复苏、维护地缘政治及增强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在一系列坚决而果断地对能源政策重大调整的背后,普京的能源外交战略框架基本成型。

一、能源成为支撑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最重要筹码

外交以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国家利益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国家安全,然后是经济利益,最后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威望。普京对俄罗斯转型以来的衰退和世界地位的下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俄罗斯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可以说,最近200-300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处于第二梯队国家、有时甚至是第三梯队国家的实际危险。”^[1]面对严峻的现实,经济复兴自然成为俄罗斯首要的国际利益,也是普京所面临的最紧迫、最艰巨的任务。普京上任后很快重新修订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2000年6月28日),确定了以捍卫国家利益和恢复大国地位为目标的外交战略。^[2]普京在外交政策中注重实用主义,要求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普京的积极

推动下,俄联邦政府于2003年5月批准了《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提出俄罗斯能源战略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能源潜力,保证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能源部门不仅是确保俄能源安全和长期稳定外汇收入的重要因素,在能源问题全球化和政治化背景下,更是实行外交政策,巩固和提高国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地位的重要手段。^[3]2005年12月22日,普京在俄联邦安全会议上强调,“俄罗斯应当努力成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领头羊”,这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作为俄罗斯进入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主要方式,能源出口已经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自1999年以来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近70%,其中能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以上。依靠能源出口的巨额收入,俄政府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补发了拖欠的工资,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改革措施,提高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卢布币值稳中有升,并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在提前偿还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债务的同时,还计划免除16个高负债国拖欠的6.68亿美元债务和另外向国际开发协会提供5.87亿美元资金,从而大大改善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

能源在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作为执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还为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提升增添了筹码。

新世纪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且震荡

不定,推动国际能源政治不断升温。能源安全关系到每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能源需求几乎无任何弹性可言,任何微小的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都可能对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此轮能源冲击波还没有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危害,但其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却更加引人注目。这突出表现为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变化不定。能源政治升温客观上将俄罗斯推到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使能源在其外交政策中从未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对能源的争夺中,无论是消费国还是出口国都希望通过内部的协调一致争取最大利益,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2006年初的俄乌“断气”之争促使欧盟加快了“共同能源政策”的制定,一直对北欧天然气管道耿耿于怀的波兰更是提议建立“能源北约”与俄抗衡。正是在此背景下,“能源安全”成为2006年北约里加峰会的重要议题,甚至提出通过集体安全框架来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的设想。对于北约的举动,莫斯科马上作出回应。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我不认为,在任何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框架内讨论能源安全问题的尝试能取得成效和促进能源安全。”^[4]与美欧积极寻求协调相对应,普京不仅提出组建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构想,还对伊朗提出的“天然气欧佩克”设想表示了认可。虽然“天然气欧佩克”最终不了了之,但在欧美着手建立消费者联盟的情况下,俄罗斯通过协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合作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也是必然的。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能源已不纯粹是一种商品,而是各国争夺的一种战略资源,进而成为执行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变化,要求俄罗斯把自身的能源利益问题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优先地位。普京在对独联体、欧洲、亚洲和美国的外交中大打“能源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提升俄罗斯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目的。2006年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举行,表明西方对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认可。普京把“能源安全保障”设定为峰会的核心议题,就是想向国际社会宣布,俄罗斯要通过出口石油、天然气、核燃料及相关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其大国地位。

二、普京能源外交的基础和前提

俄罗斯的油气探明储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6.2%和26.6%,不仅天然气储产量及出口均居世界第一,还是仅次于沙特的最大石油生产和出口国;俄罗斯油气

的年开采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0%和30%,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分别达15%和26%左右。^[5]

继任总统不久,普京就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战略目标。而与此同时,普京所面临的是,在作为国家经济基础和未来崛起希望的能源领域,寡头占据了国家的大部分资源。2004年国有企业在俄石油和煤炭开采总量中的比重均降至10%以下。俄石油出口居世界第二,但其利润大都掌握在能源寡头手中,石油收入只占俄联邦财政收入的15%。在能源寡头控制着大部分资源且各自为政和互相倾轧的情况下,普京的宏伟抱负根本无法实施。所以,普京决定向能源寡头“开刀”。2003年10月的“尤科斯事件”标志俄能源政策全面转变的开始。

“尤科斯事件”发生后,俄国家杜马于2004年8月20日通过新法案,剥夺了地方长官控制当地能源资源的权力,为国家控制能源工业奠定了法律基础。随后,在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组织的“公开”拍卖中,政府通过一系列运作顺利实现了对尤甘斯克公司(该公司是俄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的最大子公司)的国有化。^[6]美国《国家利益》周刊撰文指出,克里姆林宫对尤科斯的打击并不是一种冲动的政治行为和反对产权的经济恐怖主义,为的是使之与国际大势相符,为国家利益服务。^[7]随后,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石油”)以7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10.7%的股份,加上政府持股,使“国有股”比例超过50%,进而控制了这家世界最大的天然气企业。“俄气”又通过收购掌握了俄第五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8]这样,“俄石油”和“俄气”掌握了俄30%以上的石油和90%的天然气生产。近年来,“俄石油”通过兼并、收购和上市,已经成为俄第一大石油公司。不仅如此,俄罗斯还严格限制外资对能源等战略领域的进入,并强烈要求对外资参与的重大油气项目进行调整,重新拟定游戏规则。2007年1月31日,俄联邦政府通过《关于在俄罗斯境内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组织注册资本直接投资的管理规定》,确定了航空航天、铁路、核能、矿物开采和军工生产等40项战略行业清单,规定私人外国投资者对列入清单的企业不能控股超过50%,以国家身份出现的外国投资者则不能超过25%,俄政府拥有交易否决权;俄联邦政府还对《矿产资源法》进行补充修正,规定今后凡储量超过7000万吨的油田、超过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和50吨以上的金矿都被视为战略矿床,外资不得参与开发。通过壳牌和秋明—英国石油公司相

继失去对“萨哈林—2”和科维克塔项目的控制,^[9]俄罗斯实际上为外国大石油公司规定了潜在游戏规则:第一,外国人只应满足于其作为俄国家公司小伙伴的角色;第二,它们现在只能期待的是较高的但却有限的收入,数倍的高额利润已成为历史;第三,要获得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它们必须用本公司资产置换,让俄罗斯人获得与发达国家终端消费者打交道的机会。^[10]通过对这两个大项目的控制,为俄罗斯开拓东方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此外,国家还完全掌控油气管道运输系统,禁止私人 and 外资参与管道建设。俄罗斯的油气管道系统担负着向国内供应和出口能源的任务,直接关系到油气的开发、油气公司及地区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实现能源政策的有效工具。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是俄惟一的国有管道运输公司,把持着全国近 90% 的石油管道运输业务。在天然气运输方面,“俄气”不仅垄断了生产,而且还拥有境内及向外出口天然气的的所有主干管道,对天然气的产销实行完全垄断。国家杜马还专门通过法律确立“俄气”对天然气出口的垄断权。油气管线不仅是俄能源工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在普京的能源外交中,它更成为实现地缘经济和政治目标的重要筹码。凭借通向中亚和欧洲的输气管线,莫斯科不仅成功地控制着独联体市场,还成为欧洲天然气市场的最主要供应商,进而对世界天然气市场产生直接影响。

最后,政府通过严格许可证发放和税收政策加强对能源领域的控制。俄政府对石油公司申请勘查、开采和生产许可证的各种要求十分详细,包括钻井数目、商业生产开始时间、产量和销售范围等,如果石油公司未能遵守相关许可条例,相关部门有权吊销其许可证。自 2003 年起,几乎没有外国公司获得开采大型油田的许可证,而国有的“俄石油”却获得越来越多的新油田开采许可证,超过了私营公司所获得的数量。政府还借助税收手段,通过提高石油出口税和取消液化气出口税的方式巩固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地位。显然,政府对拥有出口专营权的国有天然气工业大力扶持,而对外资及私营企业占较大比重的石油行业则加强控制。同时,新税制改革后,俄罗斯对自然资源征收的税率大幅提高,此举在增加俄联邦石油稳定基金收入的同时,也使外资因利润减少而选择退出俄石油领域。因为,俄罗斯的税太高了,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要获得 15% 的投资回报率,油价必须达到每桶 80 美元。^[11]

至此,普京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完成了对能源领域的全面掌控,国家掌握了全国 60% 以上的石油生产

和几乎全部天然气产能及能源运输系统,体现了俄罗斯的能源安全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为推行能源外交提供了前提。

三、普京能源外交的政策取向

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是普京能源外交的基本原则,也即能源外交必须坚持为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提高俄罗斯国际地位服务的理念。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普京的能源外交政策主要指向以下几个方向:

首先,参与能源多边协调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增强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

考虑到与世界能源接轨的必要性,俄罗斯积极谋求与欧佩克(OPEC)、国际能源机构(IEA)等机构的良性互动,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增强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尽管与欧佩克在产量、定价和投资等方面存在着某种竞争,但俄罗斯还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该组织的会议。随着近年国际油价屡创新高,欧佩克的任務更多的是限产而不是提高产能,但作为非欧佩克最大产油国的俄罗斯还是愿意通过相互协调来保持油价的稳定。俄罗斯还同主要由能源消费国组成的国际能源机构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参与观察、分析和研究俄罗斯能源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预测和规划领域进行合作。针对西方对莫斯科能源政策的指责,普京积极利用八国峰会展开能源外交活动。在 2006 年初被确认为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后,普京建议在八国集团框架内讨论全球能源安全问题。随后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国集团财长和能源部长会议都重点讨论了能源安全问题。2006 年 7 月 15—17 日,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在圣彼得堡举行。普京把能源安全列为峰会的核心议题,力求借此扩大俄罗斯在解决全球能源问题中的影响。尽管此次八国峰会还远不足以弥合俄罗斯与西方在能源问题上的分歧,但重要的是它使国际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和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讲,俄罗斯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多边协调,无论对于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还是加强能源安全保障,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确立“控制独联体、巩固欧洲、开拓亚洲”的能源地缘战略。

独联体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被莫斯科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普京对独联体能源外交有着地缘经济、政治和能源运输安全等多重考量。

控制独联体能源资源,防止西方对里海能源开发的介入是俄对独联体能源外交的首要目标。欧盟仍是俄能源外交的重点。俄石油出口的87%以上面向欧洲,其中近70%出口到欧盟,天然气出口中有65%出口到欧盟。据测算,俄罗斯经济的15%依靠通向欧洲的油气管道支撑。对俄罗斯而言,通过与欧盟能源合作可以实现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增强在国际能源政治中的地位等多重目标。具体政策包括:继续推动油气管线建设,确保自身的能源出口和运输安全;通过进入欧盟能源消费的终端来保障能源安全和收益;对欧能源外交侧重于双边和多边并举。亚洲是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重要平衡器和未来重点。考虑到亚洲经济增长对能源的强劲需求,也是出于对抗美欧压力和促进远东发展的需要,俄罗斯正在实施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对美能源外交目前还难以取得突破。华盛顿不仅对莫斯科控制能源强烈不满,还从遏制俄东山再起出发,企图打破莫斯科在里海能源开发上的优势地位。尽管随着能源政治的持续升温,美国开始对什托克曼巨型气田的开发表现出浓厚兴趣。但由于美俄关系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促使莫斯科下决心放弃了与美国公司合作的想法。

第三,支持国有油气公司参与国外能源活动。通过对话与合作推动国家油气公司参与海外油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争夺能源销售市场并参与价格制定,以加强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和增加收益。第一,加强俄罗斯在中亚—里海油气开发上的主导地位。在控制出口通道的基础上,俄罗斯还通过长期合同买断该地区生产的大部分天然气及其运输能力。同时,政府还推动“俄气”参与中亚各国的天然气生产和运输企业的重组,通过对中亚油气管道进行折旧、更新和置换,获得对管道运输的部分控制权,还通过产量分成形式,参与勘探、开发和加工油气资源。第二,对严重依赖俄能源的独联体国家,莫斯科通过以优惠价格提供能源等手段,收购当地能源企业和管道系统,以保障对欧洲能源出口通道的顺畅。第三,重视能源出口长期合同并寻求打入进口国能源销售系统。对俄罗斯而言,能源安全主要是需求安全,所以,主张通过长期合同来保证供求双方的能源安全,并希望通过进入能源进口国的零售网来提高经营收益。这种政策突出体现在对欧洲的能源外交上。俄罗斯油气公司希望通过油气项目的股份换取在海外拓展机会,希望直接向欧盟消费者出售能源产品,通过零售而不是批发的方式提高利润。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欧洲各国零

售价格高于批发价格的幅度不等:在法国前者是后者的1.9倍,丹麦是6.7倍。“俄气”2005年在欧洲的批发收入超过了250亿美元。^[12]通过与德国巴斯夫公司达成南俄罗斯气田开发协议,“俄气”得以进入德国能源加工和消费领域。

第四,加快推进能源出口多元化。能源出口多元化是俄罗斯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按照《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规划,主要能源管道计划包括:修建通向巴伦支海摩尔曼斯克港口的北方管道,向美国出口石油(尚处于酝酿论证阶段);铺设穿过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欧管道直接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开工修建远东大型输油管道,这将使俄能源出口真正实现多元化。加强与亚洲合作是普京对外能源政策的重大战略举措。过去5年间,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中占到2/3的比重。^[13]而俄罗斯在亚洲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仅占极小的一部分。2006年4月,俄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表示,预计到2020年对亚太地区的油气出口在俄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将由目前的3%和5%提高至30%和25%。^[14]2006年3月,普京访问中国,就俄通过东、西两条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达成协议,预计2011年开始供气,到2020年总输气量将达到680亿立方米。普京之所以赶在圣彼得堡八国峰会前与中国签署能源合作协议,既有经济利益考量,同时也有抗衡“能源北约”和欧盟“共同能源政策”的意味。诚如赫里斯坚科所言:“能源战略的‘东方部分’是对俄罗斯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和风险作出的恰如其分的回应,也是在执行市场和供应方向多样化的政策。”^[15]

最后,通过能源外交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俄罗斯能源外交不同于一般的能源发展战略,其侧重于从国家间政治的向度去确保和实现能源作为战略资源的利益与效用。^[16]“颜色革命”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明确提出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战略,使独联体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鉴于此,普京首先拿乌克兰“开刀”。俄罗斯不仅要求大幅提高对乌供气价格,还拒绝为中亚天然气输往乌克兰提供管道方便。^[17]很大程度上,正是2006年初的“断气危机”使亲西方的右翼势力在当年的乌议会选举中落败。亲西方的格鲁吉亚也不得不付每千立方米230美元的市场价,而亲莫斯科的亚美尼亚却仍享受110美元的低价待遇。同时,通向东西方油气管道项目的实施为俄重新成为欧亚地缘政治棋局中重要一员战略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支撑。2006年6月,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还提出组建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设想,试图构建新的能源生产与消费

的一体化空间,以应对地缘政治压力。

四、普京能源外交所面临的问题及前景

近年来,能源在推动俄经济复苏和提升国际地位方面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未来俄能源外交仍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从俄罗斯内部来看,能源外交将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第一,对矿产资源勘探投入严重不足的制约。在国际能源市场行情持续利好的情况下,俄各油气公司加紧开采而对上游的勘探投入明显不足。据了解,近年来俄只有 5% 的矿产资源开发者履行了地质勘探义务。根据预测,如果没有新油田可开采,作为俄主要产油区的西西伯利亚的石油产量将在 2005—2010 年达到顶峰,在保持一段时间后就将逐渐下降。^[18] 俄前总理弗拉德科夫曾承认,由于石油供应不足,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系统投入运营后可能难以达到设计能力。^[19] 第二,企业的高能耗和政府的补贴及税收政策对出口能力形成抑制。由于技术更新缓慢,俄罗斯企业设备陈旧老化现象仍十分普遍,其单位国内生产值的能耗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2.5—3 倍。同时,政府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考虑,仍实行能源消费补贴政策。以天然气为例,国内销售价格还不到欧盟市场价格的 15%,使“俄气”的利润大受影响,对扩大再生产形成限制。这是近年来俄油气出口增长速度落后于生产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此外,随着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政府在油价超过每桶 25 美元时征收出口税。目前出口税已从 2004 年初的每吨 41.6 美元,提高到 200 多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石油的出口形成制约。第三,面临“荷兰病”的威胁。^[20] 当前,能源产值占据了俄 GDP 的 25%,能源出口收入占外贸总收入的 2/3,占国家财政预算的一半,但其雇佣的劳动力却不到俄劳动力人口的 1%。过分强调能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强化经济的能源化而导致缺乏长期增长潜力。从 2006 年看,虽然零售业和建筑业成为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内需旺盛的主要源泉仍然是巨大的能源外汇收入。巨额的石油美元促使卢布变得更加坚挺,相应地也正在扼杀国内加工行业,这正是俄罗斯经济面对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外部条件看,俄能源外交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面对国际能源价格的高位震荡,美国宣布要加快推进可替代能源的

开发;欧盟共同能源政策把减少对矿物能源的消耗和开发新能源作为重点的同时,强调能源进口多元化,要求降低对俄能源的过分依赖。随着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份额的扩大,欧佩克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必然会做出必要的反击动作。这样,在国际能源供应更趋多元化的情况下,能源价格很可能产生较大的回落,进而使俄手中“能源牌”的份量大打折扣。第二,能源过境运输安全问题。尽管俄罗斯与能源过境国签署了向市场机制过渡的协议,同时,为从根本上降低对过境运输国的依赖,莫斯科也积极寻找直接出口路径。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俄罗斯仍要依赖过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管线完成出口欧洲油气的绝大部分运量。而近两年围绕油气价格和过境费的争端已经在双边关系中产生了很深的不信任。在国家战略调整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下,能源过境运输问题仍将是影响俄能源安全的隐患。第三,美欧对里海能源开发的介入。虽然俄罗斯在里海能源开发中仍处于优势地位,但考虑到美欧能源来源多元化政策和遏制俄东山再起的战略需求,未来俄在里海能源开发上的地位仍面临很大挑战。

尽管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俄罗斯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仍将无可替代。虽然普京将卸下总统一职,但可以预计的是俄罗斯的现行政策将延续,能源外交也仍将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增长和重新崛起的重要筹码。

[注释]

- [1] АА° ı. АА° Ñ ı± АА° ¶, ¶ Ä İ ÄÑ° ¶ ¶ Ä° » // ¶ ± ° Ä° ¼ ± ± ¶ ± 30 ¶ ¶ ± ÄÑ 1999.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N],《独立报》1999 年 12 月 30 日。)
- [2] ¼.: ÄzÉ ¶ ÄÉ° Ñ³ ı ¶ Éz ¶ » ÄÄ½° Ä° ¼° АА° » Ä¼Ä » ¶ ¶ Ä ± °° // АА° » Ä¼Ä ± ± ¶ ± 1° Ð½Ñ —2001.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N],《俄罗斯报》2000 年 7 月 11 日。)
- [3] ¼.: ı ¶ ¶ Ä° É ¶ Ä¼ ± ÄÄÄ ± ¶ ° Ñ ÄÄ° ° ı ± Ä ¶ Ä° Äµ µÄ 2020 'Äµ ± // АА° » Ä¼Ä ± ° ı ı ¶ ¶ ± ± ¶ ± №429 ÄÄ 7 Ä¼ÄÑÄÑ 2003'. (参见《2020 年俄罗斯能源战略》[N],《俄罗斯商报》2003 年 10 月 7 日,总第 429 期。)
- [4] ı µ ¶ » ¶ Ä ¶ ÇÄ³. ı ¶ ¶ Ä° É ¶ Ä¼ » Äµ ± // ¶ ± ° Ä° ¼ ± ± ¶ ± 30 ÄÑ° ÄÑ° 2006. (安德列·捷列霍夫:《北约的能源打击》[N],《独立报》2006 年 11 月 30 日。)
- [5]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5,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2005>.
- [6] 俄罗斯在拍卖前相继劝退外国竞争者并顶住美国司法介入的压力,使在 2004 年 12 月 19 日“公开”拍卖时,业内无任何影响的贝加尔金融集团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顺利拿下竞标,而俄罗斯石油公司在 3 天后全额收购了该集团。

- [7] Peter Lavelle, OPEC Dethroned, Putin's "KremPEC", *National Interest*, Vol. 3, Nos. 33, August 17, 2004.
- [8] 2005年9月28日,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控股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米尔豪斯资本公司签署了收购协议,以130.9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72.663%的股份,加上以前拥有的3.016%股份,该公司在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控股额达75%以上。
- [9] 萨哈林-2是俄最大的外资能源开发项目,该项目的石油储量估计为1.5亿吨,天然气储量为5000亿立方米,预计开发总投资为100亿美元,其中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占有55%股份,日本三井和三菱公司则分别持有25%和20%股份。但2006年9月,俄法院突然以环境问题为由叫停该项目,最终壳牌公司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出让30%的股权,三井和三菱各出让10%。这样,“俄气”最终实现了对该项目的控制。2007年6月22日,英国石油公司与秋明-英国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出售掌握着科维克塔气田开采权和东西伯利亚天然气公司50%股份的鲁西阿石油公司62.8%的股份。
- [10] 3 土 A² 土 A³. ² NÄ ± 土 ± ÄÄµÇ³ 土 // ¼ÄÄÄÄ. № 25 (566) ÄÄ 02° D¼Ä 2007' Äµ± (伊万·鲁巴诺夫:《伴唱的兄弟》[J],《专家》周刊2007年7月2日。)
- [11] Karen Lowry Miller, "Will We Hit \$ 100?" *Newsweek*, May 15, 2006.
- [12] Andrew E. Kramer, "Gazprom Makes an Energy Deal With BASF", *New York Times*, Late Edition — Final, Section C, Page 4, Column 1, April 28, 2006.
- [13] "Stronger China", *The Economist*, Sep 27, 2007, print edition.
- [14] 'ÄÄÎ ²¼Ä¼° ¼Ä¼°». ½° Ä¼ ¼± ÄÄÄ¼ // ÄÄ° »Ä¼½' ±¼Ä± 4 ½¼¼¼Ä 2006. (伊戈尔·维列米斯基:《突破东方》[N],《俄罗斯报》2006年4月4日。)
- [15] °¼ÄÄÄ Ä°ÄÄ¼¼Ä. "ÄÄÄÄÉ¼Ä¼ ¼½Ä±¼¼¼°¼" ÄÄÄ° »Ä¼Ä» Î¼¼Ä°¼Ä°É¼Ä¼Ä» ÄÄ°Ä°¼°. <http://www.rian.ru/analytic/20061002/54447628.html> (维克托·赫里斯坚科:《俄罗斯能源政策的“东方取向”》,俄新网2006年10月2日。)
- [16] 冯绍雷:《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内涵与走势》[N],《解放日报》2006年10月29日。
- [17] 2005年,土库曼斯坦曾与乌克兰以44美元/千立方的价格签署了约4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供应合同,但在俄乌天然气争执中,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拒绝发放过境运输许可,使土乌合同未能履行。
- [18] Robert E. Ebel, *Russia King of the Oil Hill?* Lond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entation, July 21, 2004, p. 4.
- [19] Ä¼½ Ä²ÄÄÇÄÄÄ³. °¼½° ½µ¼³ ÄÄÄ²Ä°° ¼½ÄÄ¼°» Ä²°ÄÄ¼°» ¼¼ÄÄÄÄÄ³ Äµ Ä°Ä¼Ä¼Ä Ä¼±½ÄÄÄÄ Ä² ÄÄÄÉ¼¼¼ // Ä³¼¼ ¹³¼¼Ä°Ä°.- 2006, 1¼¼½Ä± (罗曼·多勃罗霍托夫:《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的巨额投资面临亏本的危险》[N],《新消息报》2006年3月14日。)
- [20] 国际经济界的“荷兰病”系指20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货币升值,非石油出口的竞争力下降。

作者简介:毕洪业,青岛理工大学国际关系与和平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博士。(青岛,266033)
杨辉,青岛理工大学图书馆信息中心,馆员。(青岛,266033)。

收稿日期:2007-11-07

Countires and Regions

- 51** The New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Its Formation & Development *by Wang Enming*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witnessed an upsurge of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Among the forces that made up conservatism, the New Right stood out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both in size and strength, exerting strong influence on Ameri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Neither satisfied with the Old Right or the mainstream conservatism, nor tolera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s, the New Right decided to launch a right wing political movement to reverse the trend of liberalism and restore the middle-class based traditional values. Through its skillful organization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the New Right managed to mobilize the grass-roots whites to work together with other conservative forces and put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 the powerful positions of the nation.
- 57** Polarized Multi-Party System : Analysis of Indian Party System *by Chen Jinying*
Indian party system since the 1990s has changed from the predominantly one party system to polarized multi-party system. The character of the party system is that there are two stable pole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forming coalition is large. The formation of polarized multi-party system derives from three facts. The two dominating parties develop their stable constituencies which off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two-party dominated patter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dominating parties tends to be rational and adapts to the tendency of responsibility government and coalition cabinet. The dispersing of other parties can't form a stable and united third power.
- 62** Toward Japanese artificial state (jinkoukokka): on the state-building strategy thought of Nakasone Yasuhiro *by Zhang Yanli*
State-building strategy of Nakasone Yasuhiro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cognition of Japanes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Nakasone sets it as future state strategy target that re-constructing a independent artificial state (jinkoukokka) by means of clearing Japanese postwar political system which made Japan could not become a self-dependent state in the term of strategy-setting. Analyzing the strategy thought of Nakasone which is exercising deeply political influence on Japan, and bringing its inner contradiction to light is the task of the article.
- 67** Analysis of President Putin's Strategy of Energy Diplomacy *by Bi Hongye & Yang Hui*
In the new centu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the energy pr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continued to climb and become highly unstable, thus making energy security a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Putin defends Russi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speeds up the steps of revigoration through active energy diplomacy. Depending on rich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productive capacity, Russia is becoming a key player in the field of global ener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73** Unilateralism Is a Tradition in U.S. Foreign Policy *by Chu Zhaogen*
It's been disputed whether isolationism or multilateralism is the tradi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The article tries to further the discussion in view of lates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and two articles written by domestic scholars Ye Jiang and Jia Qingguo. The article holds that isolationism or multilateralism is not a tradition the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ism has always been the everlasting mainstream of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fluctuating round the mainstream, and differentiates itself between wave crest or trough, but never between un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So to be the tradi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it's unilateralism, not isolationism nor multilateralism.